



贅語

雲
後

螢窗異草一書，用意新穎，措詞雅潔，直可與蒲留仙聊齋誌異後先輝映。惟作者僅署長白浩歌子，不署真姓名，或疑爲尹六公子所撰。每篇之後，所刊隨園老人評語，閱者亦目爲僞託焉。

然著書之究爲何人，及評語之是否出於附會，皆可存而不論；而是書筆墨之風華典贍，要爲近代筆記中不可多得者，梅鶴山人原序所謂賢於見聞隨筆之語，信不虛也。

近日坊間印行之本，大都分爲四編，詳加披覽，初二三三編，確爲尋聞閣主人原刊，其第四編，不特無隨園老人評語，且所取材料，拉雜乏味，似剪裁於各種報章，湊集而成者，續貂之譏，其何能免。

余故於初二三三編，悉爲書點，略加批註，並蓋訂爲上下二卷，以清眉目而

便瀏覽。至其篇中有稍悖情理，或習見他書者，則甯從刪爰。不復列入。而第四編，則盡歸淘汰，刪削無餘，非敢私心自用，好事更張，強使昔人著作，不爲書賈所玷污，而克存其真云。

中華民國十九年，十二月，溧陽許慕義識。

原序

稗官有三：一說部，一院本，一雜記。而雜記又有二種，大儒之語錄不與焉。其搜求典墳，博覽載籍，引古證今，發爲偉論，非第爲詩文之助，直可羽翼子史，尙矣！其記載時事，傳述見聞，舒廣長之舌，鬪雕鏤之心，說鬼搜神，事不必問其虛實；探蹟靈隱，文不必嫌夫詭奇；仰齊諧爲譚宗，慕虞初而志續，如杜牧之寄託風情，李伯時摹繪玩具，亦足以消長日，卻睡魔，固不失雅人深致矣。世俗陋儒，胸無墨瀋，勸謂立言務黜浮華，以爲補救人心挽回風氣起見，則六經廿二史，聖賢遺訓，班班可攷，又何必如許迂腐陳言，狗尾續貂耶？客有以螢牕異草抄本見示，款署長白浩歌子，未悉爲何時人，或稱爲尹六公子所著，顧隨園老人評語，的係附會，其書大旨，酷摹聊齋，新穎處駸駸乎升堂入室，雖有類小說家言，弗足爲文人典要，而以之消長日，卻睡魔，固無不可也。竇於近時所刻

見聞隨筆也，遠矣！尊聞閣主人仿聚珍板，刷印行世，間序於余，爰作質直語告之。嗚呼！凡人有心作有關繫文字，轉不若里巷歌謠，足以啓發心思，耐人尋味；斯言惟具性靈者，可與共印證耳。時

光緒二年，歲次丙子，端陽節，梅鶴山人序於海上鶴鵝一枝軒。

標點評註螢窗異草目錄

卷上

天寶遺跡	一	犬塔	四六
卜大功	四	田鳳翹	五〇
金三娘子	一一	劉天錫	五七
玉鏡夫人	一八	桃葉僊	六六
賈女	二五	馮嬾	七一
桃花女子	三一	昔昔措措	七八
紅鞋	三二	溫玉	八五
翠衣國	三七	睡姬	九六
癡塔	四二	張仙	一〇〇
		守一女	一〇二

柳青卿	一〇四	化豕	一五四
珊瑚	一一〇	縫裳女	一五七
白衣菴	一一六	火龍	一五九
魂靈	一二六	青眉	一六一
妬禍	一二八	王秋泉	一七二
李念三	一三〇	胎異	一七四
菅氏	一三四	夏姬	一七六
假鬼	一三七	郎十八	一八二
銀鉞	一四〇	三生夢	一九一
贗殃	一四四	固安尼	一九六
落花島	一四六	無常鬼	二〇一
貨郎	一五一	蘇緒	二〇三

衛美人	二〇五	酒狂	二七七
苦節	二〇七	祝天翁	二八〇
狐媪	二一七	暢生	二八五
瀟湘公主	二一九	鏡中姬	二九一
紫玉	二二九	程黑二	二九四
古塚狐	二三五	拾翠	二九八
崔十三	二三七	小珍珠	三〇八
白雲叟	二四八	屍變	三一二
遼東客	二五五	黃灝	三一六
弱翠	二五八	徐小三	三二一
考勘司	二六五	花異	三二九
杜一鳴	二六八	鬼書生	三三〇

于成璧 三三五

卷 下

綠綺 一

癡狐 六

燈下美人 一一

梁少梅 一六

定州獄 二二

住住 二八

仙濤 三六

陸廚 四二

豔梅 四八

烏煙 六二

鏡兒 六九

翠微娘子 七九

徐之璧 九一

女南柯 九六

子都 一〇七

大同妓 一一一

魏國夫大 一二二

姜千里 一六

畫廊 二七

竊妻 三二

唐城隍 三四

智媪 三八

挑繡	一四〇	輿中人	二一七
田一桂	一五〇	詩妖	二二二
瀋陽女子	一六一	變鬼	二二五
晉陽生	一六五	續念秧	二二九
春雲	一七三	梅異	二四〇
隔江樓	一八四	童之杰	二四六
談易狐	一八六	楊秋娥	二五二
田再春	一八八	笑案	二六三
宜織	一九五	戲言	二六六
遺鈞	二一〇	銷魂獄	二六九
奇遇	二一二	訟疫	二七九
繡鳥	二一四	秦吉了	二八二

龍陽君……………二八七

狐判官……………三三五

苑公……………二九二

鬼無類……………三二七

銀箏……………二九四

秋露織雲……………三三九

董文遇……………三〇〇

蕭翠樓……………三五〇

馬元芳……………三〇六

虛京……………三五五

瓢下賊……………三〇九

蘇瑁……………三五八

蛇媒……………三一—

續五通……………三一—

又……………三一七

玉洞珠經……………三三一

阿玉……………三二三

鬪蟋蟀……………三二九

標點批註
螢窗異草 卷上

長白浩歌子著 武林隨園老人評 溧陽許慕義標點批註

天寶遺跡

匪類已覺
奇詭

世惟喜事
好奇饒有
胆識乃可
與冒險釋
幽彼畏意
怯懦者安
足語此

驪山之陰有石洞，其類曰：「天寶遺跡。」以石爲扉，堅不可破，人亦莫測其中所有。故明正統年間，門忽自裂，窺僅尺許，有芻蕘者見之，歸以語其鄉人劉瑞五，已則惴惴焉，未敢入也！瑞五幼讀書，性豪縱，有古俠士風。聞之，欣然欲往；乃約里中喜事而好奇，兼饒膽識者，共得五人，攜酒食獵具而行。至則山徑崎嶇，荆榛塞路，攀附而後上。及見洞口，白石磷磷然，滑膩光澤，如有人經行者；心竊異之！又行里許，始達其穴，由隙而窺之；其中窈沓而深黑，都無所覩。有怯者即欲言旋，其勇怯半者，亦未敢言入。獨瑞五奮臂大呼曰：「不探此奇，歸有何趣？」乃篝火燃炬，踴躍以前，遂先入，繼之者又僅得三人。初入

非瑞五鬢
臂而入鳥
知明皇與
貴妃尙有
此一雙佳
話也

，差可駢肩，漸深而能容駟馬。兩旁皆石壁，潔白晶瑩；以火燭之，髣髴如有繪畫。瑞五顧請衆曰：「境殊不惡！何怯爲？」益深入之，窮其奇。曲折數武，便得一門，其屏以青玉爲之，隸書數行，墨蹟猶新。衆以炬照而讀之，其略曰：「朕與妃子，每遇盛暑，避熱此間，共享洞天之福，於茲五年矣。風流瀟灑，不啻神仙，漢武白雲鄉，遂非所羨；但恐千秋萬歲後，罕有知吾兩人相得之歡者。爰命良工，置石像於內，以流傳不朽。間與妃子流覽其中，不禁相視而笑，讎忘其身之匪石也。」未署「天寶十年，秋，七月，御筆。」始知爲明皇所書。及轉屏後，大可數十楹；中置寶座僅虛位，尙無他奇。左爲曉妝閣，一石美人，挽髮對鏡，倦態堪憐！旁二宮娥，一捧奩器側立而欲前，一代妃捧髮跪而持之，貌甚恭謹。妃首微迴，似有所語，眉目皆入畫。妃後立一人，唐巾便衣，髭鬚微捋，則開元皇帝像也。情形態度，宛若相親。衆覽之，無不欣然欲笑！其右爲浴池，以綠玉爲水，波紋蕩漾如活，旁立二人執巾捧帔，眉睫間微含笑意。帝與妃，皆以白

此中奇境
恐向不少
惜乎大聲
陡發未能
盡釋其祕
耳

玉爲體。帝白身游戲水中，僅沒其臍下，坐而側首，以目招妃，狀似欲言而匿笑。妃坐小石牀，亦裸其上衣，酥乳輕圓，麝臍微露，無不歷歷可見。然而黛低雲鞞，容如胸臆，且以纖手捫繡帶，一似欲解而不勝其羞者；由上而下，雙灣則已盡赤矣。瑞五與衆人，孜孜諦視，方將深探其祕；而舉首遙睇，帷幙儼然。俄聞大聲發於其內，如崩石；且冷氣砭人，肌皆生粟，遂股慄欲返；雖瑞五之豪邁，亦慄乎不可獨留。比出洞門，三人中已仆其二，面色青碧，口皆流涎，狀如中毒；乃大驚！扶掖下嶺，踉蹌而歸，至夜俱暴卒；家人罔知其由，遂涉訟。官鞫瑞五，具陳本末。命吏驗之，信然。乃薄責而遣之；因以丸泥封其洞，且鑿額以滅其跡；然在樵夫牧豎，猶能識之。泊乎天啓末年，雷震其穴，亂石嵯峨，已渺然不知其處。

【總評】「余嘗怪明皇爲一代風流帝王，驪宮之造，選勝蒐奇，豈無雪洞雲樓之興，而僅以土木侈其觀？且阿環素豐於肌，性必畏暑，又豈無清涼世界，

以妄此弱質哉？及聞此事於瑞五後裔，事雖荒誕不經，而未始不可以補開元遺事之闕；故存其異而偶錄之，以俟後之問津者。」

評曰：「刻畫奇詭，幾與聊齋相埒！然曰「喜事好奇，兼饒膽識，」方可以語此，則已得山水三昧矣！世無瑞五其人，不免皆門外漢。惜乎聲自內出，未許深窺其秘！竟等於桃源流水，問津無從耳。」

註解

驪山

山名在陝西臨潼縣東其麓有溫泉唐明皇幸之南

天寶

唐明皇年號

竊香

幽暗而深遠也

匱器

匱音移古匱器所以注水者

唐

巾

冠名唐人畫像帝皇多冠之後率爲士人之服

股票

恐懼之甚也也記餘皆股票

丸泥

東魏漢記魏器將王元說鷲背漢白元詩一丸泥東封函谷關

卜大功

明季張獻忠，作亂湖南，有裨將曰馬雄飛，能開五石之弓，善爲左右射；獻忠恆寵遇之，賞予獨厚。馬故燕人，與涿郡卜大功相友善。卜亦孔武有力，尤通文詞，年二十卽廢學而歎曰：「士生用武之世，當爲萬人敵，殺賊取斗大金印，何屑屑事此毛錐耶？」聞者咸壯其志！馬旣從獻忠，寵冠一軍，自以爲不世之遇

有此武力
宜乎爲獻
忠所寵信
其不能釋
主而事空
實此絕技
耳

朗朗數語
至今聞之
猶覺凜然
起敬況生
同其時遇
此人物相
不薄心相
從者乎

；乃使人馳書召卜。卜忿然作色，面叱來使曰：「渠以予首亦當賣耶？第念故人情，不執汝赴官，汝宜亟去！」遂不發其書而遣之，其剛介如此！後以應募從征，以功驟擢至守府，蒞任山東，土賊不敢入境。嗣因獻忠犯鳳陽甚急，撫臣馬士英，奏請檄召天下兵，護衛諸陵。卜被徵渡淮，與獻忠戰於滁泗，斬馘甚衆。究以北人不慣舟師，致爲賊所獲。獻忠愛其勇，乃使馬以利害說之。卜見馬來，閉目不視。馬執手泣曰：「故人何不幸至是？」卜忽張目而語，皆盡裂；謂曰：「予向與爾狩獵山中，競逐一狡兔；爾顧我曰：『大丈夫立功國家，得賊當如得此。』曩時之意氣何盛耶？言猶在耳，爾既從賊，今尙得以故人目我哉？」馬語塞，慚沮而退；終以緋袍戀戀，不忍於心。因詭詞以覆獻忠。謂「卜色厲而內荏，倘軟困之，不浹旬可得。」獻忠信其言，遂囚卜於土室，守以健卒，飼以草具，將俟其窮而收之。卜求死不得，乃絕粒以待斃。夜坐室中，吟以見志。甫哦曰：「去國離鄉事鼓鼙，滿拚頸血染虹霓。」餘韻未已，俄聞窗外續曰：「江流不葬

卜已拚却
一死上報
國恩突然
過救且獲
佳耦殆若
蒼者憫其
忠耿故遇
離成祥耳

英雄骨，好逐青鸞過西。其音嬌婉，不類男聲。卜以爲異！聳然而聽之。又聞朗言曰：「良馬一蹶，終致千里，丈夫何不自振拔，乃欲效無益之死？」言已，竟破扉入。視之，則一女郎，年甫及笄，衣裳甚都，貌亦豔絕。錯愕間，女郎斂衽啓曰：「憐君忠節！逕來相救，可從妾出此虎口。」卜驚喜！不暇交談。幸賊中無桎梏，女郎徑攜之行。將出復反曰：「不可使鼠子知我。」乃取袖中彤管，大書數字於壁，呼卜曰：「去去！」悄然遂出。視守者，伏如沉醺，相與枕藉地上，卜亦莫解。去賊里許，卽長江，早有小鬣艫舟以待。女郎促卜同登，揚帆而南，瞬息百里。舟雖僅容三人，而波浪兼天，穩如磐石。卜驚魂少定，始謝曰：「感承援手，出予雉羅！敢請芳名仙居，以爲異日酬恩之地。」女郎聞言，以橫波睇之微笑曰：「君猶未喻妾意耶？詩所謂青鸞者，卽我是也。將與君翱翔天表，永效雙飛，何謝爲？」卜始默會其指，喜出望外！遜曰：「一介武夫，馬齒且長，烏足以當此青盼！」女郎笑曰：「君烈士，妾貞姬，正合爲偶；豈效兒